

A photograph of a woman with long dark hair, wearing a white, strapless, knee-length dress. She is standing against a light-colored, textured background. The image is slightly out of focus, giving it a dreamy, ethereal quality. The title and other text are overlaid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image.

# 静默而眠的 夏天

如果故事重新来过 我只是季晨颜 你只是季路理

Sleeping in  
summer

颜珂·著

静默而眠的夏天——

If without you, I'll be still in blue!

颜珂继《青春那么伤》之后再谱青春年少的悲伤恋曲!

新蕾出版社

# 静默而眠的夏天

*sleeping in summer*

颜珂·著

新蕾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静默而眠的夏天 / 颜珂著. —天津:新蕾出版社,

2008.12

ISBN 978-7-5307-4340-9

I. 静… II. 颜…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76918 号

## 静默而眠的夏天

作 者: 颜 珂

责任编辑: 刘长鸿

特约监制: 李耀辉 苏 静

特约策划: 夏果果

特约编辑: 文 一

摄影支持: 都美创意视觉

装帧设计: 嫁衣工舍

出版发行: 新蕾出版社

E-mail: newbuds@public.tpt.tj.cn

<http://www.newbuds.cn>

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300051)

出 版 人: 纪秀荣

电 话: 总编办(022)23332422

发行部(022)23332676 23332677

传 真: (022)23332422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字 数: 230 千字

印 张: 18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6.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印刷厂负责调换)

## 目 录

- 001 ■ 第 一 章 这样一个人谁恨得起来
- 023 ■ 第 二 章 每一段关系都会结束
- 043 ■ 第 三 章 谁能陪你寻找幸福
- 065 ■ 第 四 章 我看得见你心底的伤
- 087 ■ 第 五 章 水漠河,情人滩
- 111 ■ 第 六 章 一个人的悲伤 MV
- 139 ■ 第 七 章 你喜欢的人也曾爱过你
- 169 ■ 第 八 章 你身边的距离
- 187 ■ 第 九 章 如何面对生活
- 205 ■ 第 十 章 我们都是大傻瓜
- 231 ■ 第十一章 笑得灿烂如花
- 257 ■ 第十二章 已不在意你不爱我
- 279 ■ 后 记 暗恋或许是女孩儿的专利

第一章 这样的人谁恨得起来

“有事问你！”

季路理在楼梯口堵到季晨颜，招手把她叫到楼顶的拐角处。通向顶楼的门常年由一把锈迹斑斑的铁锁锁着，一米多高的水泥护墙截断了来来往往的学生的视线。

季路理斜靠在墙上，把小女生围在光影暗淡的角落里。她瑟缩在三角区域里，场景看上去季路理有些像是要欺负她的流氓。她很怕季路理，这正符合季路理的心意。

季路理扭过头，朝前走两步，留给她一个背影，硬声问她早上看到什么可疑的人靠近自己。

“没有什么人。”

“那这封信它是怎么到我衣服口袋里的？”季路理把头凑过去，微微压低了嗓门。他可不想被全校同学看见自己在这里欺负他“亲爱的妹妹”。

他用力把手摁在季晨颜的肩上，愤恨难平。

谁会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把它塞进他西服的口袋？而且肯定是个

小女生。那要是遇见扒手，自己这样的疏忽大意早就被偷过多少回了？可是，陌生人即使是离近自己的腰侧一厘米，他都会感觉到窒息一样的难受。

就当他犯贱吧，是人都会有犯贱的时候。他突然很想搞清楚是谁写了这封信，又身手这么高段地在他不注意的时候把情书塞进他的西服口袋里。

第一个目击证人就是季晨颜了。他们一起从家里出来，一起坐上34路公交车到学校，直到她走到三楼她的教室，季路理上五楼才分开。这一路上谁最接近季路理，她最清楚。虽然季路理挺讨厌她整天跟屁虫似的跟在自己身边，但他也清楚她的目光是一秒钟也不会遗漏地落在自己身上的。

“你一路上看着我难道是在神游？”季路理真的有些无法控制自己了。

这个季晨颜，他最搞不懂她在想什么了，无论他对她怎么恶声恶气，她都不介意似的对着他微笑；无论他怎么申明讨厌她的态度，她依然会抓紧时间争取跟他一起出门上学。他现在吃饭速度如此之快也完全是拜她所赐，做什么都像是在作战——抓紧一切时间，想尽所有办法甩开她！

“可是……真的没有什么人接近你嘛。”

拜托，千万别哭。

季路理也觉得不大可能。但信总不可能是自己长了翅膀飞到他兜里来的吧？注意到季晨颜有些发红的脸，季路理把手插进裤兜快步走下台阶。

“你回教室去吧，就当我没找过你。”季路理从来没有成为别人笑柄的时候，当然更不可以成为她季晨颜的笑话。

“很好奇是谁写的吗？”

“嗯？”季路理一时间没反应过来。

“你觉得会是谁呢？”岳凯琪摇晃着手上的黑色信封。本来不打算让他知晓的，但实在想知道他是不是如自己猜测的一样，好奇 DB 的含义而意外地留下这封情书。

“……怎么会在你那里？”

“刚刚想借用你的新概念英语，所以翻了你的抽屉。”

四目相对，疑惑的求证的目光，笃定的无所畏惧的目光。

“他人隐私，我想你应该知道回避！”

终于还是很客气地说出这句话，在那样笑意盎然的目光里。她似乎总也不明白该怎么做到与众不同。

岳凯琪抿了抿嘴唇，又紧紧地咬住，然后把信推了过去。

“还给你！”

“你喜欢就拿去吧！”

季路理头也不抬地说，目光扫过信封，迅速游离到面前摊开的化学书上。一秒钟而已。

当他生气的时候，从来不会正视惹怒他的人。

那么，刚刚，他是生气了吗？

阳光透过窗户在两个人的头顶笼罩出一团光亮，他的面孔在亮光里清晰得反而看不分明了。只有一片白花花的刺眼光芒。

该怎么形容自己喜欢的这个男孩子？

喜欢黑与白，简单的对比色，皮肤是奶油一样的白皙，稀疏浅淡的眉眼像是一幅温柔的泼墨画，额头的刘海低低地飘浮在狭长的眼帘上。偏棕的发色，深的眼窝，高的鼻梁，浓重的阴影中辨析不清他的神色，让人俨然生出一种“混血儿”的错觉。



高一开学第一次见到他，就像是一阵柔软的春风扑面而来，阳光明媚，自己闻到属于麦田的芬芳气息。心怦怦地跳，那是从未有过的紧张感。想要给他一张最美的笑脸，又下意识地担心，他的目光是否会落在自己脸上。

坐在他身边的时候，总会忍不住想要伸手捏一把他的脸，看是不是比自己的皮肤更细滑一些。当他微笑的时候，恨不能花痴地捧起他的脸，大呼好乖好乖哦……

可他却习惯沉默，严肃的表情倦倦的，一副很累的样子，让自己好不心疼，这样的男孩子该是生活得无忧无虑的呀……

偏偏他还是那么一个优秀的人，无论自己如何努力，依然无法望其项背，只能看着高高在上的他，在心里半是羡慕半是喜爱地叹息……

面对这样一个人，谁恨得起来呢？

就像那年冬天从网络上看到《我的名字叫金三顺》，突然看见玄彬一件黑色小西装、一条牛仔裤的样子，所有的英姿飒爽在纠缠三顺的瞬间崩溃，但就是喜欢，虽然恼他、怨他，就是不能恨，一想到他的不是，心就揪一样地疼。

最可怕的敌人不是面目狰狞、一看就来者不善的，而是你一看就视之为手足宝贝舍不得伤他半分的人。

莫名其妙冒出这样一句话，感觉挺生硬的，却真真切切表达了自己的左右为难。

“你不觉得奇怪吗？”岳凯琪拉拉季路理的衣袖。季路理不耐烦地看她一眼，注意到被她拿红笔画得一块块的惨不忍睹的信。

“有什么奇怪的？”

“‘我爱你这么多年’，多少年？你升入这所学校不到两年，你们几年前

搬了家，邻居也都是新面孔吧？而且，据我所知咱们学校也没有你的青梅竹马吧？”

岳凯琪分析得头头是道。

“你想当柯南还是福尔摩斯？”季路理脸上有些稍稍的震惊，但很快恢复了自然。

“好奇是探究一切的动力。”

“我就奇怪了，全校女生都认定你和我是一对了，这个女生还有勇气拿鸡蛋碰石头。你不这样认为吗？”

绯闻传得如风如雨，季路理依然我行我素毫不在意的样子，岳凯琪开起玩笑来也逐渐大胆了，再过火也脸不红心不跳。

尽管，她剧烈的心跳声宛如六月响雷。

有什么办法呢，当你面对一块不解风情的木头的时候，当你面对一个被万人迷到麻木的人的时候，当你面对一个优秀到骄傲自大都不为过的男生的时候，你唯一可以靠近他还不被他讨厌的方法，就是掩饰所有的喜欢摆出不为所动的样子。

从一开始，她和季路理的关系就很尴尬很复杂，不是吗？

也或许，他根本就是EQ为零了？也或许，他不否认就是承认呢？他可是一个优秀到骄傲都不会有人指责他任何不是的男生呀。

季路理不说话。岳凯琪尴尬地望着他张张嘴，然后难过地合上。

每到紧要关头，他就以沉默应对一切。她兀自着急，却没有办法掏出他的心来看个明白。

很多次她想要跟他说我喜欢你，很多次她都难过地吞回已经到嘴边的

话。他太高高在上，他的光芒太闪耀，她无论如何也做不到和他并列，更别说超越他了。尽管已经很优秀，依然会在他散发出的光芒里自卑的。

他的脾气还是那么难琢磨！从他对季晨颜的态度就可以看出来。

万一他不喜欢自己，自己还硬是去表白，或许会连朋友都没法做吧？他完全有可能像对季晨颜那样对自己的。

人家怎么说还是有血缘关系，在同一个屋檐下住着的！

臭木头！还是懊恼得禁不住在心里暗骂他的不解风情，对着面前的情书发泄难平的情绪。

到底，会是谁呢？

好像，季路理对它也很感兴趣了。

千万不要啊!!!

祈祷，祈祷，再三祈祷！

死尾巴，讨厌的影子，齷齪得一无是处的拖油瓶，烦人的存在，该死的罪恶的证据……

换一个角度，如果他是爸爸死后突然闯入自己生命的私生子，毁灭记忆中一切美好印象的证据，自己应该会用胜过千万倍的恶劣态度来对待他吧？

会吗？毕竟是长得那么漂亮的哥哥呀！

比照片上年轻时的爸爸还要英俊好多。被小心翼翼抱在怀里的娃娃，黑白的眼中闪着单纯乖巧的光。不若现在的狡黠，更不是此刻的目空一切，愤怒得对什么都失去了探究的意义。因为自己的出现，他的世界全盘变样了吧？曾经美丽如天堂的家轰然坍塌，威严、备受尊敬的父亲形象被黑暗吞没，看见自己就如同看见罪恶。

十岁那年，第一次懂得去思考哥哥对自己的态度，季晨颜就得出这个结论，从他在无人时骂向自己的言辞里轻易得出一切！

他依然还是不懂得掩饰自己的喜好的。

阳光是明媚的，他躺在椅子上享受阳光的脸是惬意的，心里也是花儿朵朵盛开着的吧，可为什么唯独留给自己的依然是冰凉的幽暗的世界呢？

事实浮出水面，在大家都能明辨一切是非的年纪里。

还记得三个月前他满十八岁，第一次喝酒就喝到醉，步伐踉跄地穿过客厅，关门时靠在门边轻轻地说出她以为终于拨开乌云见明月的咒语。

他说，对不起，其实我也不想的。

门“砰”地关上，关紧的房间里发出沉闷的一声“轰”。该是他把自己狠狠砸到床上的声音！

第二天，她喜滋滋地等着他一起出门，鼓足勇气叫他：“哥——”

“谁是你哥！”

坚硬的声音，凛冽得不容侵犯的表情，她瑟瑟地缩在门边，后退到贴着鞋柜站立，看他扬长而去，才急匆匆跟上。

已经习惯了讨厌一个人，就很难再改变了吗？

习惯总是很难改变的。

季晨颜悄悄擦掉脸上的一行泪，抬起头朝楼下走，在教室门口遇见正好来找她的祁白，她慌忙挤出一个难看的笑容。

“又怎么了？”

“没怎么！”

“路理又找你呢？”祁白坚持地问，他十分清楚能够让她这样懊恼自己的人就只有路理。

“我没事！”

“他脑子有病啊，你今天又没惹到他，专门跑到三楼来欺负你！”祁白不由分说地拉着她往楼上走，“走，我带你找他评理去！什么玩意儿，他还真以为他是个香饽饽了，那天答应得好好的以后对你好点的！”

“他心情也不好啦！”好不容易挣脱他的手，晨颜睁圆了眼睛看祁白——他以一副不可思议的表情瞪着她！

你不也答应过坚决不会在学校里对我们的事情过问的吗？这样的表情谁会相信你心里还记得当初的承诺了？

季晨颜无言地看着眉毛拧成两条虫的祁白，眨眨眼睛，朝他脸上吹气。

“好啦，我要回教室去上课了，你也快上楼吧。跟哥哥没有关系的，是我想起一些事难过而已！”

“答应我，别再想了，别再难过了！”

手被紧紧地握进一双干燥略带粗砺的掌心。温热的气息从上到下直透手背。心里湿漉漉的一片。

上天总是公平的吧，祁白对自己，就像哥哥呵护妹妹一样。

两个人就这么站着，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祁白慢慢红了脸，但他的手握得更紧了。

“放学一起走吧，不要等他了。”

“不行。”最近妈妈很担心自己的身体，要求季路理寸步不离地守在她身边。虽然不知道他会不会记得妈妈的话，但她必须替他记得。

妈妈发起脾气来很吓人的。她清楚地记得每次她打路理的样子，手边有什么就拿什么不管不顾地扔过去。还好路理每次都能好命地躲过去。奇

怪的是，尽管之前自己的身份那么尴尬，她为此常常在夜深时守着爸爸的灵位哭泣发脾气，但就是从来不打自己。

“你得意什么，妈妈不过是怕别人说她小肚鸡肠而已。”小时候季路理这样威胁站在一边看他挨打的她，表情很受伤，但他仍旧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来。

简单的几个字，铿锵有力的语气，不容置疑的坚决。

早就知道她对季路理的捍卫不是一般的顽强，在她这样的态度面前，还是有些接受不了似的难过。祁白慢慢地松开手，扯着嘴角跟她告别。

“那好吧，放学我先来接你，一起等他！”

如果他不陪着她，那坨臭狗屎不知道又要拿什么话来伤她了。

“谢谢！”

她转身，先他一步离开。每一个动作都像是在拉扯着他的心脏，扯得那里被丝丝剥落撕扯般的痛。一丝丝，隐秘而尖利。

难道暗恋的感觉就是这样的吗？百分之九十九的疼痛，百分之一的欢喜。因为她一个微笑就欣喜不已，因为她一句贴心的话幸福得像要飞到天上去，然后再狠狠地落下，摔得全身无一处不是痛。为了仅存的一分希望，宁愿承受所有的酸楚。

并且甘之如饴。

下课铃一响，他就冲出教室，高一（2）班的教室已经只剩下一半的人，季晨颜的座位上空空的，书包也不在了。

“哦，晨颜啊，刚刚有人来找她，她就跟着一起走了！”一个挺漂亮的女生站起身，走到窗户边，微笑着告诉他。

“谢谢你，哦，对，谢谢你，雪儿！”

是季路理吧？

什么时候他也会记得放学的时候一定要叫上她了呢？

祁白努力对面前的女孩子扬起笑容，眼前的世界却瞬间灰暗。

“你觉得会是谁呢？”

季晨颜尴尬地坐在学校对面的安德鲁森蛋糕房里，手足无措。

岳凯琪端着两份冰淇淋坐在季晨颜对面。

下午一放学，她就抢先一步跑出教室，抓住站在三楼等季路理的季晨颜跑出了学校。虽然她是季路理讨厌的人，但也是生活中最了解季路理的人，问她准没错。

而季晨颜的目光根本没有落在她摊在桌上的那页信上，她远远地眺望着校门口。只要出来人，她就会眯缝起眼睛，努力地看清楚到底是谁。她人坐在这里，但心却始终在校门口。

冰淇淋就摆在她面前，可她无奈的委屈样，好像自己把她给绑架了似的，岳凯琪有些郁闷。

“路理今天值日，可能要十分钟后才能出来。”虽然不理解季晨颜怪异的恋兄行为，但岳凯琪依然好心地提醒她，害怕她一直这样下去，会把脖子给拉长了。

“哦。”季晨颜一脸的欣喜，端起面前的冰淇淋，小口小口地吃起来。

“不觉得路理对你的态度太过分吗？”岳凯琪小心翼翼地问，生怕问题戳到了季晨颜的伤心处。

季晨颜显然并不在意，回味似的咂着嘴，回答得风马牛不相及。“我再、去要杯香草味的，哥哥喜欢吃。”

随着她起身，气氛陡然间凝滞。季晨颜到底在想些什么？百般讨好把她视为敝履的哥哥？记得他所有的嗜好，什么好东西都想要给他留一份。

你当自己是许三多吗？无论多么讨厌自己的人，哪怕他此刻站在你面前说他很讨厌很讨厌你，你依然笑得露出一口大白牙？

岳凯琪突然对她心生无奈，转而气愤，她怎么可以这样不重视自己的感受，完全以他人为中轴？

“你这样会让人觉得你很……很下贱，你知不知道？”

季晨颜没想到岳凯琪会这么说，当时就愣在那里，忘记了自己该先坐下再说。

“很下贱吗？”她像是在自言自语，表情沮丧得让岳凯琪想要咬掉自己的舌头。

怎么可以说出那样的话。

“对不起。”按她坐下，岳凯琪不安地埋头猛吃自己面前的冰淇淋，半天不敢抬头看季晨颜一眼。

泪水啪嗒啪嗒滴到洁白的桌布上，洇出一朵湿润硕大的花。

岳凯琪猛地一抬头，看见季晨颜手足无措地盯着面前的冰淇淋发呆。

“你别哭好吗？我承认我话说得过分了些……”

“跟你没关系。”季晨颜慌忙阻止岳凯琪的自责，摆明立场。

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这样的行为在别人眼中会是在犯贱，她一直以为他们是兄妹，别人会站在她替父母赎罪的立场上考虑她对季路理的谦让的。原来，并不是这样子的啊。

祁白也是在骗自己吧，不然怎么会总在路理对自己大叫大嚷的时候态度恶劣地把季路理拉开。

岳凯琪心里狂汗，一直只觉得季晨颜是个很文静少语的女孩子，没想到她居然被季路理压迫得这么胆小怕事。或许，真该跟季路理好好说一说，怎么可以这样对待自己的妹妹呢？即使再讨厌，即使她妈妈有千万个



不对,那跟她季晨颜又有什么关系了?作为孩子,季晨颜也是无辜的。岳凯琪叹口气,为季晨颜两肋插刀的心都有了。

“我先走了。”远远地看见季路理挎着书包走出校门,虽然有些迟疑自己今天还要不要跟他一起回家,季晨颜还是决定先走为妙。不习惯在别人面前落泪,又不想一边难过一边和她坐在这里聊天。

“也好。”岳凯琪爽快地答应了,她希望尴尬的气氛赶快冰释。

“这封信还是你自己拿给哥哥吧。”季晨颜好心地把那封情书推给她。

岳凯琪愣了一下,反应过来自己刚刚完全忘记了正事,嗫嚅着开口请求,“晨颜,你真的想不出这封信会是谁写的?”她已经给出这么多线索了。

“对不起,凯琪姐。”季晨颜红肿着眼睛抱歉地望着她。

“你想想,最近有没有你们以前的邻居找过你?或者说你们的初中小学同学……”

“就像你说的,写信人可能只是在玩欲擒故纵的游戏。哥哥那么聪明,我想他应该会很快猜出来是谁吧。”季晨颜紧咬着唇,涨红了脸。

“他根本就不会再看这封信第二眼。”岳凯琪嘟着嘴继续把信推给季晨颜,“回家千万别告诉他我来问过你,你再想想!”

“没什么可想的。”很不客气的声音吓得岳凯琪慌忙噤口,季路理狠狠地盯着她,“岳凯琪,你不觉得这样很无聊吗?”

“你也是,这种事情有什么好掺和的?忘记了我早上叮嘱过你什么了吗?”拉起季晨颜的手,季路理风一样刮进蛋糕房又风一样刮出去,季晨颜挣扎着想要把买给他的冰淇淋拿上,还没够到,就被他带了出去。

“我告诉你,以后我的事你少掺和……”

“休想利用我和任何人套近乎……”

“少被别人利用点你也不会死……”